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珍藏全绣像足本

红楼梦



原著
曹雪芹
高鹗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

珍藏全绣像足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中)

原著：曹雪芹 高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曹雪芹著, (清)高鹗著. —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4.11
(珍藏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ISBN 7-80196-019-X

I. 红… II. ①曹… ②高…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J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4796号

版权说明:

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内容 法律代表: 吕晓光

责任编辑: 曹 靖 田 慧

丛 书 名: 珍藏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书 名: 红楼梦 (中)

著 者: 曹雪芹 高 鹗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51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2区1号金珉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电 话: (010) 64423901 传 真: (010) 64420542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总 印 张: 39.125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7-80196-019-X 定 价: 55.00元(上、中、下)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1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10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0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9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8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48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59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70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79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90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102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112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124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135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146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15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16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184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193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20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 211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 221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 239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 255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268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 278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 285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 297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 307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 316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 326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 339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348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 358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 373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38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397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410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斗趣笑道：“今儿实说罢，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有木头的杯取个来，我就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话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才算呢。”刘姥姥听了，心下战战兢兢道：“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从没见过有木头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不过诓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子也无妨。”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凤姐因命丰儿：“前面里间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听了才要去取，鸳鸯笑道：“我知道，你那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倒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

鸳鸯果命人取来。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足的像个小盆子，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找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吓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



姥姥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

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别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儿。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了。要

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子。凤姐笑道：“还不足兴，再喝一杯罢？”刘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亏他怎么做来着！”鸳鸯笑道：“酒喝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刘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里，那里认的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嘴里天天说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让我认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么体面，这再不是杨木，一定是黄松做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请示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儿呢？”贾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就叫他们演罢。”那婆子答应去了。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站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姨妈坐了，大家才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儿，自己归坐。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实在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喝一杯。你林妹妹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也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吃了。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众姐妹都笑了。

须臾乐止，薛姨妈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给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

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刘姥姥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又长出凤头儿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也罢，就拿了来这里，大家随便吃些罢。”丫头听说，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是两样蒸食：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样是松瓤鹅油卷。那盒内是两样炸的：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子。贾母因问：“什么馅子？”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道：“这会子油腻腻的，谁吃这个。”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薛姨妈只拣了块糕。贾母拣了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递给丫头了。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儿都玲珑剔透，各式各样，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瓷坛子，你先趁热吃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样就算了，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做的小巧，不显堆垛儿，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个，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给文官儿等吃去。

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玩了一会。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大姐儿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给他才罢。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又见这个柚子又香又

清寒孤雲影月華心
性操前對意忘言處
與情有限閒
得紅
躲槐翠
寺白雲稻香村不
信維摩室有昆侖



圆,更觉好玩,且当球踢着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相迎进去。众人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轻轻走进来,笑道:“你们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

“你又赶了来沏茶吃！这里并没你吃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腌脏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犀斲”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罍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盃”。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遭塌。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淳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宝钗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黛玉走出来。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那茶杯虽然腌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说使得么？”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他快拿了去罢。”宝玉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去？越发连你都腌脏了。只交给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

“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给贾母屋里的小丫头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给众丫头们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宝玉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逛，众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嗟呀！这里还有大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众人笑的拍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儿。刘姥姥觉的肚里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裙子。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给他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他的脾气和黄酒不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吹，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都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子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来，得了个月洞门进去。

只见迎面一带水池，有七八尺宽，石头镶岸，里面碧波清水，上面有块白石横架。刘姥姥便踱过石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

两个弯子，只见有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的迎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却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一转身，方得了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姥姥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着进来。刘姥姥诧异，心中恍惚：莫非是他亲家母？因问道：“你也来了，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位姑娘带进来的？”又见他戴着满头花，便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说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刘姥姥便伸手去羞他的脸，他也拿手来挡，两个对闹着。刘姥姥一下子却摸着了，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倒把刘姥姥唬了一跳。猛想起：“常听见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想毕，又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的，不觉也笑了。因说：“这可怎么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时，只听“咯噔”一声，又吓的不住的展眼儿。原来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刘姥姥又惊又喜，遂走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两眼，一歪身就睡倒在床上。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纳闷。还是袭人想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要进了花障子，打后门进去，还有小丫头们知道；若不进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可够他绕会子好的了！我瞧瞧去。”说着便回来。进了怡红院，叫人，谁知那几个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

袭人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榻子，就听的鼾鼾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



石頭記新評
第一百二十一回
誤入夢鄉

襲人進了怡紅院，見劉老老醉臥在炕上，忙推醒他，又記起王四記，評曰：寶玉書房竟以情為本，當時醉睡實定，瑞芳易子化，身耶？（寶玉）

人这一惊不小，忙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那刘姥姥惊醒，睁眼看见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该死了！好歹并没弄腌臢了床。”一面说，用手去掉。袭人恐惊动了宝玉，只向他摇手儿，不叫他说话。忙将当地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跟我出来罢。”刘姥姥答应着，跟了袭人，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他坐下，因教他说道：“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就完了。”刘姥姥答应“是”。又给了他两碗茶吃，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似的。”袭人微微的笑道：“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房啊。”那刘姥姥吓的不敢做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带了他来的。”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懒懒的，也没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姐妹方复进园来。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话说贾母王夫人去后，姐妹们复进园来吃饭。那刘姥姥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经验过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叫风吹病了，躺着嚷不舒服；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了，在那里发热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了，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不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一带，要叫都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姐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一会走，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叫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会子，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东南方得之，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又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验的的多。我们大姐儿时

常肯病，也不知是什么原故。”刘姥姥道：“这也有的。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凤姐儿道：“也是有的。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们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养的？”凤姐儿道：“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这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谢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这会子闲着，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刘姥姥道：“不敢多破费了。已经遭扰了几天，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了。”凤姐儿笑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趟。”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姥姥过这边瞧瞧。”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瞧着，又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这是两个茧绸，做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也有你吃过的，也有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人，比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那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谦逊，忙笑道：“姑娘说那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我就有银子，没处买这样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平儿笑道：“别说外

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么着。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扁豆、茄子干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别的一概不要，别罔费了心。”刘姥姥千恩万谢的答应了。平儿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儿。”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

因贾母欠安，众人都过来请安，出去传请大夫。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还怕他不成！不用放幔子，就这样瞧罢。”众婆子听了，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放下一个小枕头，便命人请。一时只见贾珍、贾琏、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阶，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又见宝玉迎接出来。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戴宝插金的人，王太医也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医了，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笑道：“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因说：“那是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儿坐下，歪着头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贾母笑说：“劳动了。珍哥让出去，好生看茶。”贾珍、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是”，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王太医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了些风寒，其实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些，常暖着点儿，就好了。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怠吃，也就罢了。”说着，吃茶，写了方子。刚要告辞，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笑说：“王老爷也瞧瞧我们。”王太医听说，忙起身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右手诊了一诊，又摸了一摸头，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笑道：“我要说了，姐儿该骂我了，只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不必吃煎药，我送点丸药